

# 反科学主义是有害的吗

## ——基于自然主义的考察与辩护

李 侠 邢润川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太原 030006)

[摘要] 当前,有关科学主义思潮的争论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仍存在种种问题。有鉴于对科学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即自然化认识论)的分析与考察,理应在当前对一种弱反科学主义提出辩护及倡导,以利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多元性的形成以及竞争环境的培养。

[关键词] 科学主义; 反科学主义; 自然化认识论; 辩护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5]01—0044—03

近来,国内学界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因为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把问题的内涵阐述清楚,同时也能加深我们对问题的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目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支持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的问题上,换言之,“反科学主义是有害的吗?”就成为问题的实质所在,对此,笔者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本文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为弱反科学主义辩护;其二,基于对自然主义的考察,说明科学主义无论采取何种形式,自身都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与紧张。

### 一、为弱反科学主义辩护

为了使整个论述能够建立在一种稳定的基础上,需要对基本概念作一些简单的界定。所谓科学主义,通常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方法论层面的界定,即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万能”;其二,价值论层面的,按照托姆·索雷(Tom Sorell)的观点:“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的信念——特别是自然科学——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最严肃和最有益的。”<sup>[1](P1)</sup>可以说索雷的观点很有力地说明了科学主义在价值论层面的内涵。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上看,前一种内涵的科学主义,是

早期的表现形式,也是比较低级的,而后一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则是成熟时期的主要表现类型,也是科学主义思潮进化到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鉴于以上的界定,那么该如何看待科学主义呢?

我们认为科学主义主要是一种信念,一种源于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信念。那么这种信念是科学的吗?换言之,它是否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呢?如所周知,按照传统的认识论观点,任何一个信念,要构成知识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命题必须是真的。其次认识者必须相信它,第三,这个信念必须得到确证。”<sup>[2](P13)</sup>我们拿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一下科学主义的信念,就会发现它并不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因而,即便按照传统的认识论的主张,科学主义的信念也无法构成我们的知识,更何况最近西方学者葛梯尔(Gettier)已经证明,即使满足这三个条件,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目前关于科学主义的认识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信仰的强度就构成知识的一种标志,其实,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早已证明,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既然科学的发展是可以出错的,那么基于科学而形成的信念也是没有办法避免不出现错误的,所以拉卡托斯曾意味深长地说:“不管怎样虔信,都不能使信仰成为知识。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

收稿日期:2004-10-15

作者简介:李侠(1967-),男,辽宁辽阳人,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与STS;

邢润川(1940-),男,河北邯郸人,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

过。<sup>[43](P1)</sup>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信念本身是可疑的。基于此,为弱反科学主义进行辩护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中也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反科学主义,则主要是针对科学主义的,从对称的角度上说,科学与反科学是对称的。我们并不反对科学,因为科学毕竟是人类智慧在某一特定领域的最高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不同意反科学的主张。我们所反对的只是科学主义的盲目自信与绝对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一点狄尔泰早已证明过了,因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加批判地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加快了这些学科的发展,而是阻碍甚至扭曲这些学科的发展,关于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逻辑经验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衰落也证明了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关于第二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也同样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如果只有自然科学是人类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那么换言之,其他文化则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种观点的荒谬性,自是很容易看出的。现代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风险和危险都加大了,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恐怕不能单单依靠科学的力量,还需要其他学科的大力支持。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脱域化”的社会,各种专家系统和象征标志的大量存在,已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景观。如何保证这些脱域机制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类文化价值也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需要提及的是,作为科学主义存在的一个主要论据是中国的科学还很不发达,因而希望借助于倡导科学主义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严重不足的弊端,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毕竟是不同的两件事,而且科学主义的做法本身就是很不科学的,因而倡导反科学主义也是在提倡一种适当的怀疑精神——一种我们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精神。文化的器物层次的改变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文化的价值观念层次的转变则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可谓深刻,独尊儒术造成的后果,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

反科学主义者也是存在许多区别的,借用刘华杰博士的一句话,那就是有从强到弱的区分。我们并不赞成强反科学主义,而支持一种弱反科学主义。因为任何事情在走入极端的时候,也就发生了自身意义的转变,因而我们不赞成强反科学主义。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科学就像是文化大家庭中的一个孩子,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可以有两种极

端教育方式:其一,就是一味地鼓励与娇惯,容不得任何批评;其二,那就是对孩子的成长采取严厉的批评方式,可以说这两种方式对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前者容易造成孩子霸道的坏脾气,而后者则容易伤害孩子的自信,因而合适的做法应该是该鼓励的时候就鼓励,该批评的时候就批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科学健康发展,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弱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所在,也是我们为之辩护的一种最基本的原则。那么,结合科学主义的最新进展,我们的立论还能成立吗?为此,我们需要考察近期科学主义理论发展的演化路径,以此证明我们的观点。

## 二、基于自然化认识论的维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与反驳

自然主义的复活,可以说是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是科学哲学自历史主义学派衰落以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标志着科学主义开始采取一种新的不易被攻击的表现形式。因而,对科学哲学研究领域转向的关注,对于我们理解科学主义在新环境下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坦率地讲,国内学界对于自然主义的理解还是比较陌生的。大体说来,当前西方学者关于自然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方法论的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自然主义(ontological or metaphysical naturalism),前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然化的认识论及其变种的探讨上,而后者主要集中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由于后者国内学者关注比较多,就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对前者的观点进行一些客观的评析,希望通过对自然化认识论的梳理,揭示出科学主义在新的包装下仍然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

所谓自然化认识论主题的提出,应主要归于美国哲学家奎因,他在1969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自然化的认识论》,主要目的就是要用现代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来代替传统的认识论。这种观点就是当前国外学界争论激烈的替代命题(replacement thesis)问题。自从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以来,辩论双方已经提出了两种主要的衍生性命题,即替代的主题与转换的主题(transformational thesis),近期更有一种折中的无害的命题(harmless thesis)。那么,由奎因的命题演化出来的三种命题是否真的成功地改造了传统的认识论?这个问题就成为理解时下最新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的关键,为此还需要对这三个命题稍微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奎因的替代主题的主要理论旨趣是:“这种形式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尝试用这样的命题来替换传统的认识论,即我们理所当然地掌

握了科学知识,无论何种标准都要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成功活动。我们没有哲学的知识论来参与对自然科学主张的判断,以便决定它们是否与从哲学意义上的确证的分析或知识相适合。<sup>[41] (P4)</sup>如果把奎因的观点更直接的表述就是:“知识论,或者某种与它相似的东西,单纯作为心理学的一章,从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它研究自然的现象,也就是物质的人类主体。<sup>[42] (P270)</sup>这一人类主体被看作是按照某种输入与输出的模式进行认识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性质料的输入,以及作为结果的对三维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的输出。至于转换的主题,它不是替换传统的认识论,而是通过把心理学、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和洞见与传统认识论结合起来,达到转换和增补的目的。可以说这两种自然化的认识论都是比较极端的形式,前者把传统认识论的范围缩小了,完全演变成用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传统的认识论,使认识论成为心理学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扩大了传统认识论的范围,把最新的科学知识与传统认识论结合起来,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以自然科学的实践者为认识的主角。可以说这两种极端形式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在提出的同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真正赞同者很少,正如杰格万·金指出的那样:“一种理论要能够替代另一种理论,需要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具有共同的论题。<sup>[43] (P275)</sup>对于传统认识论来说,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确证,而奎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关心的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很难反映出证据与理论的关系,因而替代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了。其实,更根本的矛盾在于,奎因的主张已经完全改变了认识论的内涵与性质,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至于转换的命题,在这点上要比替代命题委婉得多,至少它还保留传统认识论的框架,使它遭到的攻击要少了许多。但是实质上,它还是以心理学、生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成果来改变传统认识论的问题域,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针对这种状况,阿莫德提出了自然化认识论的无害命题,他充分肯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在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时的杰出功能,但是又强调了传统认识论的功能,认为它为人类的私人知识的发展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可以说,阿默德的无害命题要比替代命题和转换命题进步得多,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种命题在现实中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关于知识的这种划界还没有一种得到公认的标准。正如胡塞尔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容易克服那种原生的习惯,即在自然主义的观点中生活和思考,并因此而对心理进行自然主义的观点的歪曲。<sup>[45] (P34)</sup>考虑到自然主义的兴起,正是近代自

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进而双方互相推动,因而在实践中,一旦我们把认识论自然化,那么很难摆脱这种原生的习惯,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胡塞尔所批评的两种状况:即一方面是将意识自然化,包括将所有的意向——内在的意识被给予性自然化;另一方面是观念的自然化,并由此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因此,将认识论归结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做法是不能解决人类的认识问题的,人类的认识非常复杂,远不是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所能完全覆盖和解释的。这种自然化的认识论,还保留有严重的实证主义的痕迹,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为了知识学而否认认识论,因为它只用科学的实际成就来衡量认识。<sup>[6] (P85)</sup>对于这种困难,胡塞尔深刻地指出:每一门真正的认识理论都必然建基于现象学之上,现象学如此地构成每一门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礎。至于胡塞尔的目标能否实现,暂且不论,至少他指出了这种自然化的做法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代表科学主义最新表现形式的自然化认识论是不能完成它所标榜的任务的,反而无形中使研究认识论的理论进路狭窄化。

综上所述,科学主义从起源时的科学方法万能的低级形式,到成熟时期的科学价值论的高级形式,以及最近出现的在认识论领域采取自然化的做法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固执地坚持科学主义,就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了。有鉴于此,为弱反科学主义辩护就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合理性。只有多元化和竞争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同时也能培养一种民主的学术氛围。

#### 参考文献

- [1] 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M]. Routledge, 1991.
- [2] 陈嘉明. 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3] 伊·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兰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4] Robert Almeder. *Harmless naturalism: the limit of science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M].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5] 胡塞尔.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M]. 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6] 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M]. 郭官义、李黎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扬眉)